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六百十七

姦臣傳

宋四

万俟卨　韓侂胄　丁大全

賈似道

万俟卨字元忠開封陽武縣人登政和二年上舍第調潁昌府教授歷尚書比部員外郎紹興初盜曹成掠荊

湖間禹時避亂沅湘帥臣程昌寓以便宜檄禹權沅州事成奄至城下禹名土豪集丁壯以守成食盡乃退除湖北轉運判官改提點刑獄岳飛宣撫荆湖遇禹不以禮禹憾之禹入覲希秦檜意譖飛于朝留為監察御史擢右正言時檜謀收諸將兵權禹力助之張俊歸自楚州與檜合謀擠飛命中丞何鑄治飛獄鑄明其無辜檜怒以禹代治遂誣飛與其子雲致書張憲令虚申警報以動朝廷及令憲措置使還飛軍獄不成又誣以淮西

逗留事飛父子與憲俱死大理卿薛仁輔寺丞李若樸何彥猷言飛無罪禹劾之知宗正寺士㒟請以百口保飛禹又劾之士㒟竄死建州劉洪道與飛有舊禹劾其媚飛聞飛罷宣撫抵掌流涕於是洪道抵罪終身不復參政范同為檜所引忒自奏事檜忌之禹劾罷再論同罪謫居筠州又為檜劾李光鼓倡孫近朋比二人皆被竄謫和議成禹請詔戶部會計用兵之時與通和之後所費各幾何若減於前日乞以羨財別貯御前激賞庫

不許他用梓宮還以禼為攢宮按行使内侍省副都知宋唐卿副之禼請與唐卿同班上殿奏事其無恥如此張浚寓居長沙禼妄劾浚卜宅踰制吴秉信自長沙還為浚辨浚乃得免除參知政事充金國報謝使使還檜假金人譽已數千言囑禼以聞禼難之他日奏事退檜坐殿廬中批旨除所厚者官吏鈐紙尾進禼曰不聞聖語却不視檜大怒自是不交一語李文會詹大方交章劾禼禼遂求去帝命與郡檜愈怒遂罷禼尋謫居歸州

遇赦量移沅州二十五年召還除參知政事尋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纂次太后回鑾事實上之張浚以卨與沈該居相位不厭天下望上書言其專欲受命於金卨見書大怒以為金人未有釁而浚所奏乃若禍在年歲間浚坐竄謫卨後致仕卒謚忠靖卨始附檜為言官所言多出檜意及登政府不能受鉗制遂忤檜去檜檜死帝親政將反檜所為首召卨還卨主和固位無異於檜士論益薄之

韓侂冑字節夫琦曾孫父誠娶憲聖皇后女弟仕至寶寧軍承宣使侂冑以父任歴閤門祗候宣贊舍人帶御器械淳熙末以汝州防禦使知閤門事孝宗崩光宗以疾不能執喪趙汝愚議定策立皇子嘉王侂冑有微勞寧宗既立侂冑欲推定策恩汝愚曰吾宗臣也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但遷侂冑宜州觀察使兼樞密都承旨始大觖望然以傳道詔旨浸見親幸時時乘間竊弄威福朱熹白汝愚當用厚賞酬其勞而疏遠之汝愚不聽

右正言黄度欲劾侂胄謀泄斥去朱熹奏其姦侂胄怒使優人峩冠濶袖象大儒戲於帝前熹遂去彭龜年請留熹而逐侂胄未幾龜年與郡侂胄進保寧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自是益用事而以抑賞故怨汝愚日深劉弢者曩與侂胄同知閤門事方汝愚議内禪時弢弗與聞内懷不平至是謂侂胄曰趙相欲專大功君豈惟不得節度將恐不免嶺海之行矣侂胄愕然問計弢因教之以御筆用臺諫斥逐正人侂胄悟即以内批除所知

劉德秀為監察御史楊大法為殿中侍御史罷吳獵監察御史而用劉三傑代之於是言路皆侂冑之黨汝愚始危侂冑欲逐汝愚而難其名謀於京鏜鏜曰彼宗姓誣以謀危社稷可也慶元元年侂冑引李沐為右正言沐嘗有求於汝愚不獲即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汝愚罷相始侂冑見汝愚徐誼實薦之汝愚既斥併逐誼朱熹彭龜年黄度李祥楊簡呂祖儉等以攻侂冑得罪太學生楊宏中張衜徐範蔣傅林仲麟周

端朝等又以上書論侂胄編置已而侂胄拜保寧軍節度使又設偽學之目以網括汝愚朱熹門下知名之士用何澹胡紘為言官澹言偽學宜加風厲紘條奏汝愚有十不遜且及徐誼汝愚謫永州誼謫南安軍處他日汝愚復用密諭衡守錢鍪圖之汝愚抵衡暴卒留正舊在都堂衆辱侂胄至是劉德秀論正引用偽黨坐罷斥時臺諫迎合侂胄意以攻偽學然憚清議不欲顯斥熹侂胄意未快以陳賈嘗攻熹名除兵部侍郎未至亟除

沈繼祖臺察繼祖誣熹十罪落職罷祠三年劉三傑入對言前日偽黨今變為逆黨侂胄大喜即除為右正言而坐偽學逆黨得罪者五十有九人王沇獻言令省部籍記偽學姓名姚愈請降詔嚴偽學之禁二人皆得遷官施康年陳讜鄧友龍林采皆以攻偽學久居言路而張釜張巖程松率由此秉政四年侂胄拜少保封豫國公五年加少師（原傳訛作太保今據本紀改）封平原郡王六年進太傅婺州布衣呂祖泰上書言道學不可禁請誅侂胄以

周必大為相侂胄大怒決杖流欽州言者希侂胄意劾必大首植偽黨降為少保一時善類悉罹黨禍雖本侂胄意而謀實始京鏜鏜死張孝伯以為不弛黨禁後恐不免報復之禍侂胄以為然追復汝愚朱熹職名留正周必大亦復秩還政徐誼等皆先後復官偽黨之禁寖解嘉泰二年原傳訛作三年今據宋本紀改拜太師監惠民局侂胄以勢利蠱士大夫心薛叔似辛棄疾陳謙皆以廢退起用當時因有損晚節以規進者矣而陳自強則以侂胄童

子師自選人不數年致位宰相蘇師旦周筠又侂胄廝役亦皆超取顯仕羣小阿附勢焰熏灼侂胄凡所欲為宰執惕息不敢為異自強至印空名勅劄授之惟所欲用三省不預知也或勸侂胄立功以自固者於是恢復之議興以殿前都指揮使吳曦為興州都統論者多言曦必叛侂胄不省安豐守厲仲方言淮北流民願歸附會棄疾入見言敵國必亂願屬元老大臣預為應變計鄭挺鄧友龍等又附和其言開禧改元進士毛自知廷

對言當乘機以定中原侂冑大悅詔中外諸將密為行軍計先是楊輔傅伯成言兵不可動抵罪至武學生華岳叩閽乞斬侂冑蘇師旦周筠以謝天下諫議大夫李大異亦論止開邊岳下大理編置建寧大異斥去侂冑除平章軍國事三日一朝至都堂序班丞相上三省印並納其第侂冑昵蘇師旦為腹心除為安遠軍節度使自置機速房於私第甚者假作御筆升黜將帥事關機要未常奏稟人莫敢言二年原傳訛作四年按寧宗紀侂冑吳曦並於開禧三年

已誅而閒禧亦無四年其用薛叔似等為宣撫俱係二年事今改正以薛叔似為京湖宣諭使鄧友龍為兩淮宣諭使程松為四川宣撫使吳曦副之徐邦憲自處州召見以弭兵為言忤侂胄意削二秩於是左司諫易祓大理少卿陳景俊太學博士錢廷玉皆起言恢復矣詔侂胄日一朝友龍叔似並升宣撫使吳曦兼陝西河東招撫使皇甫斌副之時諸將克復州縣捷書聞侂胄議降詔趣進兵未幾皇甫斌等皆敗績乃罷鄧友龍以丘崈代為宣撫使侂胄既喪師始覺

為師旦所誤李壁悉數其罪贊侂胄斥去之師旦謫韶州已而金人渡淮攻廬和真揚取安豐濠又攻襄陽至棗陽乃以丘崈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侂胄輸家財二十萬以助軍而諭丘崈募人持書幣赴敵營謂用兵乃蘇師旦等所為非朝廷意金人答書辭甚倨且多所要索謂侂胄無意用兵師旦等安得專崈又遣書許還河北流民及今年歲幣金人乃有許意會吳曦叛降金狀聞舉朝震駭侂胄亟遣曦書許以茅土之封書

未達而安丙楊巨源已率義士誅曦矣侂胄連遣方信孺使北請和金人欲責正隆以前禮賂以侵疆為界且索犒軍銀凡數千萬而縛送首議用兵之臣信孺還奏侂胄大怒和議遂輟以殿前都指揮使趙淳為江淮制置使復銳意用兵自兵興以來蜀口漢淮之民死於兵戈者不可勝計公私之力大屈而侂胄意猶未已中外憂懼禮部侍郎史彌遠時兼資善堂翊善謀誅侂胄議甚秘皇子榮王入奏楊皇后亦從中力請乃得密旨罷

侂胄平章軍國事與在外宮觀陳自强罷右丞相仍令權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以兵三百防護翌日侂胄入朝震呵止於塗擁至玉津園側殺之嘉定元年與金人議和金以侂胄倡議用兵求函侂胄首許還淮南陝西地乃命臨安府斲侂胄棺取其首遺之

謹按通鑑輯覽

御批金人必欲得侂胄師旦之首特惡其倡議用兵也在宋人則不當以此惡侂胄夫侂胄之姦罪案著乃宋之罪人非金之罪人也恢復況非其罪即去用兵之議倡自侂胄寧宗既從其謀豈可復委咎於下衹冀和議之成不顧事理之非宜胡寅識之也

侂胄用事十四年威行宮省權震宇內常鑿

山為園下瞰宗廟出入宮闈無度孝宗疇昔思政之所偃然居之頹檻草制言其得聖之清易祓撰答詔褒為元聖有司籍其家多乘輿服御之飾其僭紊極矣侂胄娶憲聖皇后姪女無子以魯宜子為後名珍侂胄既誅珍削籍流沙門島

丁大全字子萬鎮江人面藍色嘉熙二年舉進士調蕭山尉大全為戚里婢壻夤緣以取寵位事內侍盧允昇董宋臣累官殿中侍御史升侍御史兼侍讀劾奏丞相

董槐章未下大全夜半調隅兵百餘人露刃圍槐第以臺牒給令與槐至大理寺欲以此恐之須臾出北關棄槐詔呼而散槐徐步入接待寺罷相之命始下自是志氣驕傲道路以目尋為右諫議大夫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封丹陽郡侯寶祐六年拜參知政事進右丞相兼樞密使封公太學生陳宗劉黻黃鏞曾唯原傳作黃唯今據宋史紀事本末改陳宜中林則祖等六人伏闕上書訟大全臺臣翁應弼吳衍為大全鷹犬鈐制學校貶逐宗等開

慶元年罷相以觀文殿大學士判鎮江府中書舍人洪
芹繳言大全鬼蜮之資穿窬之行引用凶惡陷害忠良
遏塞言路濁亂朝綱乞追官遠竄以伸國法以謝天下
侍御史沈炎右正言曹永年監察御史朱貔孫相繼論
大全姦回監察御史饒虎臣又論大全絶言路壞人才
竭民力誤邊防四罪景定元年詔致仕臺臣論之不已
詔送南康軍居住移送南安二年移竄貴州與州守游
翁明失色杯酒翁明愬大全陰造弓矢將通蠻為不軌

廣西經畧朱禩孫聞於朝詔移置新州太常少卿劉震孫繳奏乞移徙海島賈似道復諷禩孫殺之四年正月（本紀作二月）禩孫遣將官畢還護送舟過滕州擠之於水而死

賈似道字師憲台州人制置使涉之子少落魄游博不事操行以父蔭補嘉興司倉其姊為理宗貴妃有寵遂詔赴廷對擢太常丞軍器監益恃寵不檢日縱遊諸妓家至夜不返理宗嘗夜憑高望西湖中燈火異常時語

左右曰此必似道也明日詢之果然使京尹史巖之戒飭之嚴之曰似道雖有少年氣習其材可大用謹按通鑑輯覽

御批賈似道燕遊湖上不返燈火盛陳理宗既憑高望見即當切責俾改其過過而不改罪之可也乃徒令京尹傳言示戒嚴之復曲意阿諛轉謂其才可大用馴至柄政擅權敗壞國事皆理宗之姑息釀成之耳

淳祐中累遷京湖制置使兼知江陵府調度賞罰得以便宜施行加寶文閣學士京湖安撫制置大使又以端明殿學士移鎮兩淮年始三十餘寶祐二年加同知樞密院事臨海郡開國公威權日盛臺諫常論其二部將即毅然求

去孫子秀新除淮東總領外人忽傳似道已密奏不可矣丞相董槐懼即以似道所善陸壑代之其見憚如此四年加參知政事五年加知樞密院事六年改兩淮宣撫大使自端平初孟珙會元兵滅金約以陳蔡為界師未還而用趙范謀發兵據殽函絕河津取中原地元兵擊敗之范遁歸自是兵端大啟開慶初元憲宗自將征蜀世祖以皇弟攻鄂州元帥烏蘭哈達由雲南入交阯自邕州蹂廣西破湖南理宗大懼乃以趙葵軍信州禦

廣兵以似道軍漢陽援鄂即軍中拜右丞相鄂東南陬破再築元兵再破之似道密遣宋京詣軍中請稱臣輸歲幣會元憲宗崩於釣魚山遂許之元兵拔砦而北似道用劉整計追殺其餘兵遂上表以肅清聞帝以其有再造功加少傅入朝百官郊勞帝欲立榮王子孟啟為太子宰相吳潛不可帝積怒潛似道欲傾潛遂陳建儲之策令沈炎劾潛措置無方致全衡永桂皆破大稱旨乃議立孟啟貶潛循州盡逐其黨人高達在圍中恃其

武勇殊易似道曹世雄向士壁在軍中事皆不關白似道似道皆恨之以累諸兵費世雄士壁皆坐侵盜官錢貶遠州每言於帝欲誅達帝知其有功不從呂文德諂似道論功第一而達居其次明年元遣郝經等持書申好息兵且徵歲幣似道方使廖瑩中輩撰福華編稱頌鄂功通國皆不知所謂和也似道乃密令淮東制置司拘經等於真州時理宗在位久怠於朝政由是似道進用羣小取先朝舊法率意紛更增吏部七司法買公田

以罷和糴浙西田畝有值千緡者似道均以四十緡買之數稍多予銀絹又多予度牒告身吏又恣為操切浙中大擾是秋彗出柳光燭天長數十丈自四更見日高始滅臺諫布葦皆上書言公田不便民間愁怨所致似道上書力辨之且乞罷政帝勉留之太學生蕭規葉李等上書言似道專政命京尹劉良貴捃摭其罪悉黥配之後又行推排法江南之地尺寸皆有稅而民力弊矣理宗崩度宗又其所立每朝必答拜稱之曰師臣而不

名朝臣皆稱為周公甫葬理宗即棄官去寄使呂文德詐報元兵攻下沱急朝中大駭帝與太后手詔起之似道至以經筵拜太師咸淳三年又乞歸養大臣侍從傳旨留之者日四五至中使加賜賚者日十數至除平章軍國重事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赴中書堂治事賜第葛嶺使迎養其中吏抱文書就第署大小朝政一切決於館客廖瑩中堂吏翁應龍宰執充位署紙尾而已似道雖深居凡臺諫彈劾諸司薦辟及京尹畿漕一切

事不關白不敢行李芾文天祥陳文龍陸達杜淵張仲微謝章輩小忤意輒斥重則屏之遠方終身不録一時正人端士為似道破壊殆盡官吏爭納賂求美職貪風大肆五年復稱疾求去帝泣留不從令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六年命入朝不拜朝退帝必起避席目送之出殿廷始坐繼又令十日一入朝時襄陽圍急似道日於葛嶺起樓閣亭榭取宫人娼尼有美色者為妾肆為淫樂惟故博徒日至縱博人無敢窺其第者其妾兄來

立府門若將入者似道見之縛投火中嘗與羣妾踞地鬬蟋蟀所狎客戲之曰此軍國重事邪自是或累月不朝帝如景靈宮亦不從駕八年明堂禮成祀景靈宮天大雨似道期帝雨止升輅胡貴嬪之父宋史紀事本末及續通鑑作貴嬪兄之顯祖為帶御器械請如開禧故事却輅乘逍遥輦還宮帝曰平章得無不可顯祖紿曰平章已允帝遂歸似道大怒曰臣為大禮使陛下舉動不得預聞乞罷政即日出嘉會門帝留之不得乃罷顯祖涕泣出貴嬪為

尼似道始還專恣益甚畏人議已務以權術駕馭不愛
官爵牢籠一時名士又加太學餐錢寬科場恩例以小
利啗之由是言路斷絶威福肆行自圍襄陽以來每上
書請行邊而陰使臺諫上章留已呂文煥以急告似道
復申請之事下公卿雜議監察御史陳堅等以為師臣
出顧襄未必能及淮顧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運
天下為得乃就中書置機速房以調邊事襄陽降元似
道曰臣始屢請行邊先帝皆不許使早聽臣出當不至

此母胡氏卒詔以天子鹵簿葬之起墳擬山陵百官奉襄事立大雨中終日無敢易位壽起復入朝度宗崩元兵破鄂羣臣言非師臣親出不可

謹按通鑑輯覽

御批似道素不知兵前此鄂州之役掩敗為功尤衆人所共見及鄂破而元師乘勝東下席捲之勢已成雖名將尚恐不足抵禦似道即出豈能紓敵患而安衆心廷臣亟請似道親出蓋嫉其權姦誤國藉以覘其致敗耳非果望其有濟於事然輕國計而快私憤廷臣之心亦不可問此宋之所以亡也

似道不得已始開都督府臨安然憚劉整不行明年整死乃上表出師抽諸路精兵以行金帛輜重之舟舳艫相銜百餘里至蕪湖遣

還軍中所俘曾安撫以荔子黄柑遺元相巴延俾宋京
如軍中請輸歲幣稱臣如開慶約元人不從時一軍七
萬餘人盡屬孫虎臣軍丁家洲似道與夏貴以小軍軍
魯港虎臣失利似道倉皇召貴計事貴曰諸軍膽落吾
何以戰公惟入揚州招潰兵迎駕海上吾以死守淮西
爾遂解舟去似道與虎臣以單舸奔揚州明日敗兵蔽
江而下似道使人登岸揚旗招之皆不至乃檄列郡如
海上迎駕上書請遷都列郡守皆遁陳宜中請誅似道

乃罷平章都督予祠官除諸不恤民之政放還諸竄謫人復吳潛向士璧等官誅其幕官翁應龍廖瑩中王庭皆自殺高斯得乞誅似道不從止削三官然尚居揚不歸王爚入見太后曰本朝權臣稔禍未有如似道之烈者縉紳草茅不知幾疏陛下皆抑而不行非惟付人言於不恤何以謝天下始徙似道婺州婺人聞似道將至率衆為露布逐之監察御史孫嶸叟等皆以為罰輕言之不已謫高州團練使循州安置籍其家福王與芮素

恨似道募有能殺似道者使送之貶所有縣尉鄭虎臣欣然請行嵘叟應麟奏似道家畜乘輿服御物有反狀乞斬之詔遣鞫問未至八月似道至漳州木綿菴虎臣屢諷之自殺不聽虎臣曰吾為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拉殺之

欽定續通志卷六百十八

姦臣傳

遼

耶律伊遜　張孝傑　耶律雅克

蕭實沙　蕭額哩頁　耶律赫嚕

蕭德勒岱　蕭額圖琿　蕭達嚕噶

耶律托卜嘉　蕭特古斯

耶律伊遜字呼都克琨五院部人父達喇家貧服用不給部人號窮達喇伊遜美風儀外和內狡重熙中為文班吏掌太保印陪從入宮皇后見伊遜詳雅如素宜命補筆硯吏帝亦愛之累遷護衛太保道宗即位以伊遜先朝任使賜漢人户四十同知點檢司事常名決疑議升北院同知樞密副使清寧五年為南院樞密使改知北院封趙王九年耶律仁先為南院樞密使時駙馬都尉蕭呼都克與重元黨惡仁先在朝奏曰仁先可任

西北路招討使帝將從之伊遜奏曰臣新參國政未知治體仁先先帝舊臣不可遽離朝廷帝然之重元亂平加太子太傅（按原傳作拜北院樞密使而不載加太子太傅茲據本紀增改）進王魏咸雍五年加守太師詔四方有軍旅許以便宜從事帝數幸其第（據游幸表增）勢震中外門下饋賂不絕凡阿順者蒙薦擢忠直者被斥竄太康元年皇太子始預朝政法度修明伊遜不得逞謀以事誣皇后后既死又欲害太子乘間入奏曰帝與后如天地並位中宮豈可曠盛稱其

黨駙馬都尉蕭錫默之妹美而賢帝信之納于宮尋册為皇后護衛蕭和克謀殺伊遜不遂林牙蕭巖壽密奏伊遜有興國語詳巖壽傳出為中京留守伊遜泣謂人曰伊遜無過因讒見出蕭錫默輩以其言聞于帝帝悔之無何出蕭巖壽為順義軍節度使詔近臣議名伊遜事北面官屬無敢言者耶律薩喇曰初以蕭巖壽奏出伊遜若所言不當宜坐以罪若當則不可復名累諫不從乃復名為北院樞密使伊遜因與蕭實沙蕭德勒岱

等誣搆耶律薩喇等同謀立皇太子廹令具伏帝怒誅薩喇及蘇色等伊遜恐帝疑引數人庭詰各令荷重校繩繫其頸不能出氣人人不堪其酷惟求速死反奏曰別無異辭乃囚皇太子於上京噶薩巴害之五年帝將出獵伊遜奏留皇孫帝欲從之同知點檢蕭烏納諫乃止語詳烏納傳由是帝始疑伊遜頗知其姦會北韋將次黑山之平定帝適見扈從官屬多隨伊遜後惡之出知南院大王事及倒削一字王爵改王混同意稍自安

及赴闕入謝帝即日遣還改知中府事七年坐以禁物鬻入外國下有司議法當死其黨耶律雅克奏當入八議得減死論擊以鐵骨朶出于來州後謀奔宋及私藏兵甲事覺縊殺之乾統二年發塚戮其屍

張孝傑建州永霸縣人家貧好學重熙二十四年擢進士第一清寧間累遷樞密直學士咸雍初坐誤奏事出為惠州刺史俄名復舊職兼知戶部司事三年參知政事同知樞密院事加工部侍郎八年封陳國公帝以孝

傑勤幹數問以事為北府宰相漢人貴幸無比太康元
年賜國姓明年秋獵帝一日射鹿三十燕從官酒酣詔
孝傑坐御榻旁帝誦黍離詩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
者謂我何求孝傑奏曰今天下太平陛下何憂富有四
海陛下何求帝大悅三年羣臣侍燕帝曰先帝用仁先
華格以賢智也朕有孝傑伊遜不在仁先華格下誠為
得人歡飲至夜乃罷是年伊遜譖皇太子孝傑同力相
濟及伊遜受詔按皇太子黨人誣害忠良孝傑之謀居

多伊遜薦孝傑忠於社稷帝謂孝傑可比狄仁傑賜名仁傑乃許放海東青鶻以獲頭鵞加侍中（據道宗紀增）六年既出伊遜帝亦悟孝傑姦佞出為武定軍節度使坐私販廣濟湖鹽及擅改詔旨削爵貶安肅州數年乃歸大安中死于鄉乾統初剖棺戮屍以族産分賜臣下孝傑久在相位貪貨無厭時與親戚會飲嘗曰無百萬兩黄金不足為宰相家初孝傑及第詣佛寺忽迅風吹孝傑幞頭與浮圖齊墜地而碎有老僧曰此人必驟貴然亦

不得其死竟如其言

耶律雅克字善寧季父房之後四世祖託音太祖異母弟父曰呼魯蘇官至太師雅克狡佞而敏清寧閒為左護衛太保太康初轉北面林牙耶律伊遜為樞密使以雅克為耳目凡聞見必以告伊遜愛而薦之帝亦以為賢拜左伊勒希巴及皇太子被誣帝遣雅克往訊之太子謂雅克曰公與我為昆弟行當念無辜達意於帝禱之甚懇雅克卒易太子言為伏狀以奏及太子被逐伊

遜殺害忠良多雅克之謀為契丹行宮都部署五年拜南府宰相遷特哩袞大安三年為西京留守致仕壽隆初以疾卒

蕭實沙摩和納部人父都勒斡歷官節度使實沙辯黠善揣摩人意清寧間以年勞遷護衛太保太康初耶律伊遜復入樞府益横恣時實沙出入伊遜家以朝臣不附者輒使出之由宿衛遷殿前副點檢三年護衛蕭和克等謀殺伊遜事覺下獄實沙與伊遜謀名蕭德勒岱

商所以搆太子事計既行遷殿前都點檢兼同知樞密院事及耶律雅克奉詔訊太子太子具陳其誣實沙閙之謂雅克曰如此奏則大事去矣當易其辭爲伏款雅克從之帝大怒逐太子實沙叱令登車遣衛卒闔車門是年遷北院樞密副使復陳陰害太子計伊遜從之及伊遜出知南院天王事亦出實沙爲保州統軍使卒乾統間剖棺戮屍三子達勒達年結皆伏誅

蕭額哩頁字額圖琿國舅阿拉次子便佞滑稽善女工

重熙間以外戚進清寧初補祇候郎君尚鄭國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南面林牙以父為蕭格所譖出為奉先軍節度使十年名為北面林牙咸雍中會有告額哩頁與族人珠展謀害耶律伊遜按無狀出為寧遠軍節度使自後揣伊遜意傾心事之薦為國舅詳袞太康初封遼西郡王時伊遜擅恣凡不附己者出之乃引額哩頁為北府宰相兼知契丹行宮都部署事及伊遜謀構皇太子額哩頁多助成之遂知北院樞密事以女姪妻伊

遜子蘇頁恃勢橫肆至有無君之語朝野側目帝出伊遜額哩頁坐與伊遜黨以天平軍節度使歸第尋拜西北路招討使以母憂去官卒

耶律赫嚕字和爾沁六院錫哩尼古察之後桑倹喜荀合清寧初伊遜引用羣小赫嚕附之遂見委任擢南面林牙伊遜譖皇太子殺忠直赫嚕多預其謀弟烏頁亦黨伊遜時號二賊伊遜薦為北院大王卒烏頁亦至南院大王

蕭德勒岱約尼遏汗宮分人善阿意順色清寧初伊遜用事甚見引用累遷北面林牙同知北院宣徽使事及皇太子廢遣德勒岱監送上京德勒岱促其行不令下車起居飲食數加陵侮至則築圜堵囚之太康中遷西南招討使歷順義軍節度使轉國舅詳袞壽隆五年坐怨望以老免死闔門籍興聖宮貶西北統軍司卒二子特默額呼乾統間以父與伊遜謀伏誅

蕭額圖琿國舅少父房之後咸雍中補牌印郎君太康

三年伊遜令護衛太保耶律扎拉誣告耶律薩喇等廢立事按無狀額圖琿希伊遜意欲實其事與耶律託卜嘉等入闕誣奏薩喇等謀害伊遜欲立皇太子事臣亦預謀今不自言恐事泄連坐帝果怒徙皇太子于上京

額圖琿尚皇女趙國公主為駙馬都尉按公主表道宗第二女封趙國公主下嫁蕭托卜嘉生昭懷太子事被害其弟額圖琿欲適尚公主公主以其黨伊遜惡之未幾額圖琿以事伏誅未明言其改適額圖琿也謹附識後與伊遜議不合銜之復以車服僭擬人主被誅額圖琿臨刑語人曰前告耶律薩喇事

皆伊遜教我恐事彰殺我以滅口耳
蕭達嚕噶約尼繅古汗宮分人性姦險清寧間伊遜竊權用事陰懷逆謀達嚕噶比附之遂見奬拔稍遷至旗鼓伊喇詳袞伊遜欲害太子以達嚕噶凶果可使遣與近侍直長薩巴詣上京同留守蕭塔坦夜引力士至囚室紿以有赦名太子出殺之函其首以歸詐云疾薨以達嚕噶為國舅詳袞達嚕噶恐殺太子事白出入常佩刀有急名即欲自殺乾統間詔樞密使耶律阿蘇大索

伊遜黨人違嚕噶以賂獲免後以疾卒

耶律托卜嘉仲父房之後以善擊鞠幸于帝凡馳騁鞠不離杖咸雍初補祗候郎君與耶律伊遜善故内外畏之及太子被譖按無迹托卜嘉附伊遜與額圖琿等實其誣帝信之廢太子改延慶宫副使壽隆元年爲行宫都部署天祥嗣位出爲特們部節度使及樞密使耶律阿蘇大索伊遜舊黨以賂獲免徙德呼勒部節度使復爲敦睦宫使天慶元年出爲西北招討使以疾卒

蕭特古斯字和寧卓特部人仕重熙中以能稱累遷左中丞清寧初歷北面林牙改北院樞密副使辯敏善伺顏色應對合帝意皇太后嘗曰有大事非耶律華格蕭特古斯不能決眷遇日隆知北院樞密使事六年出知黃龍府八年拜南府宰相頃之為北院樞密使按道宗紀清寧八年特古斯自知樞密使事為樞密使咸雍三年乃自知黃龍府事仕賀宋主即位與此紀年互異詔許便宜從事為人姦佞有餘好聚斂專愎變法度為樞密數月所薦引多為重元黨與由是免為庶人後沒入興

聖宮卒

欽定續通志卷六百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六百十九

姦臣傳

元

阿哈瑪特　盧世榮　僧格

特們德爾　哈瑪爾　吹斯戩

阿哈瑪特回紇人不知其所由進世祖中統三年命領中書左右部兼諸路都轉運使專以財賦之任委之阿

哈瑪特奏降條畫宣諭各路運司明年以河南鈞徐等州俱有鐵冶請給授宣牌以興鼓鑄之利更括戶三千興煽鐵冶歲輸鐵一百三萬七十斤就鑄農器二十萬事令易粟輸官得四萬石至元元年正月阿哈瑪特言太原民煑小鹽越境私販民貪其價廉競相買食以故解鹽不售歲入課銀止七千五百兩請自今歲增五千兩無問僧道軍匠計戶均輸自是鹽鐵之利始起是年秋八月罷領中書左右部併入中書省超拜阿哈瑪特

為中書平章政事三年立制國用使司命兼領使職因奏真定順天金銀不中程者宜改鑄布格齊山出石絨織為布火不能然應遣官採取又言國家費用浩繁今歲自車駕至都已支鈔四千錠恐來歲度支不足宜量節經用桓州峪所得銀鑛已十六萬斤每百斤可淘銀三兩錫二十五斤開採所需鬻錫以給悉從其請七年正月立尚書省罷制國用使司仍命平章尚書省事阿哈瑪特多智巧言以功利成效自負衆咸稱其能世祖

銳意富國試以事頗有成績又見其與丞相鍚津史天澤等爭辨屢有以詘之由是奇其才授以政柄言無不從初尚書省之立也詔凡銓選各官吏部按資品呈尚書省由尚書資中書省聞奏至是阿哈瑪特擢用私人不由部擬不關白中書丞相安圖以為言帝問之對曰事無大小既委之臣所用之人須臣自擇雖嫌怨不敢避之九年併尚書省入中書按世祖紀至元八年十二月詔尚書省遷入中書省九年正月併尚書省入中書省蓋事起于八年冬至九年始定其制也宰相表及百官志並作八年所載互異

復命為中書平章政事明年又以其子呼遜為大都路總管兼大興府尹安圖見其專恣曰甚乃奏大都路總管以下多不稱職乞選人早代尋又奏阿哈瑪特張惠挾宰相權為商賈以網羅天下大利民困無所訴阿哈瑪特曰誰為此言臣等當與廷辯安圖進曰左司都事周祥中木取利罪狀明著帝曰俟徵畢當顯黜之既而樞密院請以呼遜同僉院事帝不允曰彼賈胡事猶不知況可責以機務耶十二年丞相巴延伐宋既渡江捷

報日至帝命阿哈瑪特與姚樞圖克坦公履張文謙陳漢歸楊誠等議行鹽鈔法于江南及貿易藥材事阿哈瑪特條上衆議曰樞云江南交會不行必致小民失所公履云巴延巳嘗榜諭交會不換今行之恐失信於民文謙謂可否當詢巴延漢歸及誠皆言以中統鈔易交會何難之有帝曰樞與公履不識事機朕嘗問左丞陳巖亦言宋交會速宜更換今當依汝議又奏北鹽藥材樞與公履皆言可使百姓從便販鬻臣謂若聽民自售

勢必紊亂不一擬於南京衛輝等路籍括藥材蔡州發
鹽十二萬斤官自貿易帝從之十二年阿哈瑪特又言
比因軍興之後既免編行征稅又罷轉運司官令各路
總管府兼領課程以故國用不足莫若驗戶數多寡酌
遠就近立都轉運司選廉幹官分理其事廣行鼓鑄官
為局賣並禁民間私造銅器則民力不屈而國用充矣
乃復立諸路轉運司悉以其私人為使十五年正月阿
哈瑪特奏自今御史臺非白省毋擅召倉庫吏亦毋鉤

索錢穀數及集議中書不至者罪之並報可四月湖南左丞原作中書左丞今據崔斌傳改崔斌入覲奏曰先以江南官冗委任非人命阿里等澄汰之今敵不以聞是罔上也杭州地大委寄非輕阿哈瑪特以不肖子瑪蘇庫充達嚕噶齊豈量才授任之道且阿哈瑪特先自陳乞免任其子弟今身為平章而子若姪或為行省參政或為禮部尚書將作院達嚕噶齊領會同館一門悉處要津無以示天下公有旨並賜罷黜然不以是為阿哈瑪特罪帝嘗謂

淮西宣慰使昂吉爾曰夫宰相者明天道察地理盡人事兼此三者乃為稱職阿爾哈雅敏珠爾丹等亦未可為相回回人中阿哈瑪特真宰相才也其為帝所稱道如此十六年四月奏立江西榷茶運司以盧世榮為使又以都轉運司官多俸重改諸路宣課提舉司都省行省各委一人監理明年中書奏行省安塔哈阿里等言自立宣課提舉司官吏至五百餘員左丞陳巖范文虎等謂其擾民且侵盜官錢罷之便阿哈瑪特言立提舉司

未及三月而請罷此必行省有姦弊故先發制人乃詔御史臺遣能臣往按其事具以實聞未幾崔斌遷江淮左丞阿哈瑪特慮其害己乃奏理算江淮錢穀誣搆斌與平章阿里布右丞雅克特穆爾盜官糧四十萬擅易命官八百員及鑄造銅印等事三人竟坐誅時阿哈瑪特在位久益肆貪橫援引姦黨郝禎耿仁驟升同列罔上剥下衆庶流移民有美田輒取為已有内通貨賄外示威刑按元典章云阿哈瑪特專用酷吏以王儀為刑部侍郎能以一繩縛囚令其遍身痛楚稍重則

四肢斷裂人號王侍郎繩索法在廷相視莫敢發有宿衛士秦長卿者慨然上書摘其姦竟為所害斃于獄十九年三月按宰相表至元十九年阿哈瑪特為左丞相本傳未載謹識帝幸上都太子珍戩從有益都千戶王著素疾惡因人心憤怨密鑄大銅鎚自誓擊阿哈瑪特首與妖僧高和尚合謀以戊寅日詐稱皇太子還都作佛事糾黨八十餘人夜入京城旦遣二僧詣中書省令市齋物省中疑而訊之不伏及午又矯令旨俾樞密副使張易發兵夜會東宮前易不察遽以兵往

著自馳見阿哈瑪特詭言太子將至令省官悉候于宮前阿哈瑪特素憚太子先遣使出關北迎悉為偽太子所殺奪其馬南入健德門至東宮前其徒皆下馬偽太子立馬呼省官至前責阿哈瑪特數語著即牽去以所袖銅鎚碎其腦立斃繼呼左丞郝禎至殺之囚右丞張惠時變起倉猝且昏夜衆遥望莫測其故尚書張九思自宮中大呼以為詐留守司達嚕噶齊布敦遂持挺擊立馬者墜地弓矢亂發衆奔潰多就擒高和尚等逃去

著挺身請囚帝聞之震怒即命樞密副使博囉司徒和爾果斯參政阿里等馳詣大都討亂者獲高和尚于高梁河與王著並醢于市並殺張易著臨刑大呼曰王著為天下除害今死矣異日必有為我書其事者初阿哈瑪特死帝猶未察其姦徐詢博囉始盡得其罪狀怒曰王著殺之誠是也命發墓剖棺戮尸于通玄門外縱犬啗其肉子姪皆伏誅籍其家得櫝藏二人皮兩耳具存問之其妾引住云每詛咒時置神座于上其應甚速又以

帛二幅畫甲騎圍守幄殿兵皆挺刃內向如擊刺狀畫者陳姓又有曹震圭者嘗推算其年命王臺判者妄引圖讖皆言涉不軌事聞敕剥四人皮以狥

盧世榮大名人當阿哈瑪特專政世榮以賄進為江西榷茶運使坐罪廢阿哈瑪特死廷臣諱言利無以副帝意有僧格者薦世榮能救鈔法增課額上可裕國下不損民世祖召見奏對稱旨至元二十一年召中書省官與世榮議所當行右丞相和爾果斯與右丞敏珠爾丹參

政張雄飛溫德亨皆以議不合同日罷去復起安圖為右丞相以世榮為右丞而左丞史樞參政博囉默色哈雅薩題勒密實參議貝降皆世榮所薦也世榮既驟被顯用即日坐中書專理鈔法通行中外官吏奉法不虔者加以罪因奏言竊見老幼疾病之民衣食不給行乞於市非盛世所宜有宜委各路正官給衣糧又請弛民間買賣金銀江湖魚利禁罷懷孟諸路竹監優䘏驛戶困乏大率先反阿哈瑪特所為巧於沽名既而言南北

食鹽每引十五兩國家未嘗多取今官豪擁貨射利每引價至八十貫貧者多不得食宜以二百萬引給商一百萬引散諸路立常平鹽局或販者增價官平其直售之又京師富戶釀酒價高味薄課不以時輸宜一切禁罷官自酤賣廢民用給而國計亦得帝並從之世榮居中書未十日御史中丞崔彧言其不可為相大忤旨下彧吏按問罷職明年正月世榮奏言天下歲課鈔止九十餘萬錠以臣經畫不取於民裁抑權勢所侵可增三

百萬錠事未行而中外已非議臣請與臺院面議上前帝曰卿但言之世榮言自王文統誅後鈔法虛弊今莫若依漢唐故事括銅鑄錢并製綾券與鈔參行更立市舶都轉運司于泉杭二州官自具船給本募人入番官取其利七商有其三禁私販航海者拘其先貯貨物納諸官匿者許告沒其才半給告者各路雖建常平倉實無所畜宜盡禁權勢所擅產鐵之所官立鑪鼓鑄為器鬻之以所得利合常平鹽課儲穀於倉待貴時出糶必

能均物價而獲厚利國家雖立平準庫然無曉規運者以致鈔法虛獘諸物踊貴宜於各路立平準周急庫輕其月息以貸貧民則貸者衆而本且不失今隨朝官吏增俸獨州郡未增可於各都立市易司領諸牙儈計商人物貨四十分取一以十為率四給牙儈六為官吏俸國家以兵得天下不藉糧餽惟資羊馬宜於上都隆興等路以官錢置幣帛易羊馬於北方選蒙古人牧之收其皮毛筋角酥酪以十之二與牧者而馬以備軍興羊

以充賜予帝每事稱善世榮因奏曰臣所行怨之府也後必有陰中臣者臣實懼焉帝曰疾足之犬狐不愛焉主人豈不愛之汝之所行朕自愛也未幾奏罷行御史臺其所隸按察司隸內臺又請隨行省所在立行樞密院帝曰行院之事前日已議由阿哈瑪特任智自私欲其子呼遜行省兼兵柄而止汝今行之於事為宜明日奏升六部為二品又奏令按察司總各錢穀擇幹濟者用之其刑名事上御史臺錢穀由部申省帝曰汝與老

臣共議然後行之可也二月御史臺奏初置行臺時朝廷老臣集議以為有益今無所損不可輙罷且按察司兼轉運則糾彈之職廢帝曰其依世榮言又奏立規措所所司官吏以善賈者為之且曰天下能規運錢穀者向皆在阿哈瑪特之門今籍録以為汙濫此意可盡廢臣欲擇其通才可用者然懼有言臣用罪人帝曰可用則用之何懼為遂以前河間轉運使張弘綱使多卜丹博囉哈雅孫桓並為河間山東等路都轉運鹽使其他

擢用者甚衆世榮既以利自任知斂怨日甚乃以九事
說世祖詔天下一免民間包銀三年二官吏俸毋令民
户帶納三蠲大都地税四江淮民失業鬻妻子者官為
收贖五逃移復業者免其差税六鄉民造醋者免收課
七江南佃户租課減免一分八添支内外官吏俸五分
九定百官考課升擢法意在釋怨要譽世祖悉從之已
又奏立真定濟南江淮等處宣慰司兼都轉運使專治
課程仍立條例禁諸司不得追攝管課官吏及遣人輒

至辨課處沮擾按察司不得檢察文卷三月世榮奏以宣德王好禮並為淛西道宣慰使帝曰宣德人多指其姦世榮言彼自陳能歲辨鈔七十五萬錠是以令往世榮居中書甫數月恃委任之專視丞相猶虛位左司郎中周戭議事稍不合坐以沮格詔旨奏而殺之朝中震慴無敢言者監察御史陳天祥獨上章論其姦邪不法狀時帝在上都御史大夫伊蘇特穆爾以聞帝悟即日遣索多等還大都命丞相安圖集諸司官吏老成儒士

及知民情者同世榮聽讀天祥彈文仍令世榮天祥同赴上都廷辨安圖言世榮昔言能不取於民歲辦鈔三百萬錠令鈔復實諸物悉賤民得休息數月即有成效今已四閱月所行不符所言所出多於所入引用憸人紊亂選法翰林學士趙孟傳等亦言世榮初以財賦自任當時人情不敢預料將謂别有竒術可以增益國用及今觀之不過如御史所言若復忍其所行為害非細天祥與世榮面質帝前皆款伏傳㫖命安圖與諸老臣議世

榮所行當罷者罷之吏者吏之所用非人立皆奏斥遂
下世榮于獄十一月帝問近侍呼喇珠曰汝於盧世榮
有何言對曰近聞人言世榮獄已竟猶日養之徒費廪
食詔誅之刲其肉以食禽獺

僧格西域人丹巴國師弟子也能通諸國語嘗為西蕃
譯史性狡黠好言財利事世祖深喜之及後貴幸乃諱
言師事丹巴背之至元中擢為總制院使掌浮圖氏教
兼治吐蕃事御史臺嘗欲以章律為按察使世祖曰此

人僧格嘗言之及盧世榮見用亦由僧格之薦中書省嘗令李留判市油僧格請以官錢徃市司徒和爾果斯謂非汝所宜爲僧格不服至相毆且謂曰與其使漢人侵盜曷若與僧寺及官府營利乎乃出油萬斤與之後以所營息錢進和爾果斯曰我初不悟此也一日僧格在帝前論和雇和買事因語及帝益喜始有大任意嘗令僧格具省臣姓名以進内廷有所建置人才進退咸得與聞二十四年二月復置尚書省以僧格與特穆爾

為平章政事會更定鈔法頒行至元寶鈔於天下中統鈔通行如故僧格嘗奉旨檢覈中書省校出虧欠鈔四千七百七十錠昏鈔一千三百四十五錠平章敏珠爾丹即自伏參政楊居寬謂職掌銓選錢穀非所專僧格令左右拳其面問曰既典選事果無黜陟失當者乎尋亦引服奏聞帝命與丞相安圖共訊且曰此曹狡獪毋使他日得以脅問誣伏為辭數日僧格又奏中書參政郭佑多所逋負尸位不言每以疾為託臣見中書庶務

隳情如此故毆辱之今已款服帝命窮詰之佑與居寬
皆棄市人咸究焉臺吏王良弼及江寧縣達嚕噶齊吳
德嘗與人非議時政僧格聞之曰若輩誹謗不誅無以
懲後並殺之僧格嘗奏以沙布鼎遙授江淮行省左丞
烏瑪喇為參政領泉府市舶兩司又以貝降為福建行
省平章既得旨乃言於世祖曰臣前言凡授省臣及行
省官並與丞相安圖議適丞相還大都不及通議臣恐
有以前奏為言者帝曰朕若主也朕已允行有言者其

令朕前言之十月乙酉帝問翰林集賢諸臣曰以丞相領尚書省漢唐有此制否咸對曰有之翊日左丞葉李言前省官不能行者平章僧格能之宜為左丞相制曰可遂以為尚書右丞相兼統制院使領功德使司事於是僧格奏以平章特穆爾代其位明年正月以甘肅參政特默格不任事奏濟雅岱往代又以江西平章呼圖克特穆爾不職奏罷之兵部尚書呼圖克岱爾不勤於政毆罷之而後奏帝曰若輩不罷汝事何由得行也

按輟耕錄載華亭彭瑋云僧格與江南釋教總統嘉木揚喇勒智相表裏請發宋諸帝陵僧格矯制可其奏史傳未載謹附識

自立尚書省摘委六部鉤考百司尚以為不專更置徵理司以治財穀之當追者時僧格以理算為事毫分縷析入倉庫者無不破產及當更代皆棄家而避

十月僧格奏湖廣行省錢穀已責平章約蘇穆爾自首償矣他省欺盜必多乞以參政實多戶部尚書王巨濟等十二人理算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肅安西六省耗失之數每省各二人特給印章與之併給兵為衛帝皆

從之當是時天下騷然江淮尤甚而訣者方且諷都民為之立石頌德帝問之曰民願立者聽於是翰林製文題曰王公輔政碑既成樹於省前樓覆其上而丹雘之又以總制院所統西蕃諸宣慰司軍民財穀事體甚重宜有以崇異之奏故為宣政院秩從一品用三臺銀印帝問宜用何人對曰臣與託音於是命僧格以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丞相兼宣政院司領功德使司事託音同為使二十六年帝將幸上都僧格言去歲陛下北幸

臣日視內帑諸庫無虛日今歲欲乘小輿以行人必竊
議帝曰汝但乘之毋畏人言又奏近委省臣檢責左右
司文簿凡經監察御史稽照者遺逸尚多自今當令御
史就省部稽照書姓名於卷末苟有遺逸易於歸罪仍
命侍御史堅通監視失則連坐世祖從之乃笞監察御
史四人自後御史赴省部者掾令史與之抗禮但遣小
吏持文簿置案而去聽御史自行檢閱而臺綱廢矣僧
格言國家經費既廣歲入恒不償所出今鹽課每引直

中統鈔三十貫宜增為一錠茶稅每引直五貫宜增為十貫酒醋稅課江南宜增額十萬錠内地五萬錠協濟戸十八萬自入籍至今止輸半賦聞其力已完宜增為全賦如此則國用可支詔皆從之僧格既專政凡銓調内外官皆任己出而宣敕尚由中書乃請今後宣敕並付尚書省由是以官為市貨賂珍玩日夜輦輸其門綱紀大壞人心駭愕二十八年春畋於漷北伊埒薩巴及額森特穆爾徹爾等劾奏僧格專權黷貨時博果密出

使遣人趣召之至覲於行殿帝問之對曰僧格壅蔽聖聽紊亂朝政有言者即誣以他罪今百姓失業盜賊蠭起召亂在旦夕非亟誅之恐為陛下憂留守賀巴延亦陳其姦欺久而言者益衆帝始決意誅之三月諭大夫阿爾婁曰屢聞僧格沮抑臺綱杜言者之口又嘗捶撻御史其所罪者何事當與辨之僧格持御史李渠等已刷文卷至令侍御史杜思敬等勘驗辯論往復數四僧格辭屈明日帝駐蹕土口復召御史臺暨中書尚書兩

省官辯論尚書省裂卷為兩縫執奏曰前浙西按察使濟瓚監燒鈔受贓至千錠嘗檄臺徵之三年不報思敬曰文之次第盡在卷中今尚書省析卷持對其弊可見舒庫爾齊舍哩抱卷至前奏曰用朱印以對紙縫者防欺也若輩為宰相乃析卷破印與人辯是教吏為姦帝怒下僧格獄仆輔政碑至七月伏誅平章約蘇穆爾者僧格妻黨也在湖廣時正月朔日百官會行省朝服以俟約蘇穆爾名至其家受賀畢方詣省望闕賀如常儀

又陰台卜者有不軌言至是中書列其罪以聞世祖命械致湖廣即其省戮之

特們徳爾者穆爾齊之子也嘗逮事世祖大德間同知宣徽院事兼通政院使至大元年拜雲南行省左丞相居二載以擅離職赴闕為尚書省所劾詔詰問尋以太后旨得貸罪還職仁宗將即位以丞相三寶努等變亂舊章誅之用諤勒哲李孟為平章政事銳欲更張庶務而太后在興聖宫已有旨召特們徳爾為右丞相帝不

得已相之及幸工都命留守大都未幾以疾去延祐改
元丞相哈剌哈孫自言非世勳族姓不可居右相因舉特
們德爾自代帝令白太后與之印大事必使預聞遂拜
開府儀同三司監修國史録軍國重事居數月復拜中
書右丞相哈剌哈孫為左丞相奏言内侍隔越奏旨者衆
自今中書政務毋輒干預以富民往諸蕃商販率獲厚
利商者益衆中國物輕蕃貨反重請以江浙右丞曹立
領其事發舟十綱給牒以往歸則征税如制私往者没

其貨又以經用不給須買山東河間運使來歲鹽引及各冶鐵貨并嚴江南田糧令田主手實頃畝狀入官諸王附馬學校寺觀亦如之禁貴戚勢家毋得私匿尋遣使者分行各省括田增稅苛急煩擾江右為甚致贛民蔡五九作亂南方騷動事乃罷明年又奏天下庶務雖統於中書而舊制省臣亦分領之請以錢帛鈔法刑名委平章李孟左丞郢博哈雅參政趙世延其糧儲選法造作驛傳委平章章律右丞蕭拜珠參政曹從革各分

治帝從之七月命總宣政院事十月進位太師凡議重刑必聽裁決特們德爾既再入中書居首相怙勢貪虐充穢滋甚惟蕭拜珠稍牽制之而楊多爾濟既拜中丞慨然以糾正其罪為己任有上都富人張弼殺人繫獄特們德爾受其賂使家奴脅留守賀巴延出之巴延持不可多爾濟廉得其狀乃與拜珠及巴延入奏內外監察御史凡四十餘人共劾特們德爾桀黠姦貪陰賊險狠蒙上罔下蠹政害民布置爪牙威讋朝野凡可以誣

臨善人要功利已者靡所不至取晉王田千餘畝興教寺後壖園地三十畝衛兵牧地二十餘畝竊食郊廟供祀馬受諸王哈喇班第䭾鈔十四萬貫寶珠玉帶氍毹幣帛又計鈔十餘萬貫受杭州永興寺僧章自福賂金一百五十兩取殺人囚張驢鈔五萬貫且既已位極人臣又領宣政院事以其子巴爾濟蘇為之使諸子無功盡居貴顯縱家奴凌虐官府為害百端以致陰陽不和山移地震災異數見百姓流亡已乃恬然畧無省悔私

家之富又在阿哈瑪特僧格之上四海疾怨已久乞早
加顯戮以示天下奏上帝震怒有詔逮問特們德爾匿
興聖近侍家有司不得捕帝恐重傷太后意僅罷其相
位家居未逾年復起為太子太師中外駭愕時趙世延
為御史中丞論其不法數十事及内外臺論其不可輔
導東宫者又四十餘人帝終以太后故弗問明年正月
仁宗崩越四日即傳皇太后旨仍為右丞相又逾月特
們德爾宣太后旨名蕭拜珠楊多爾濟至徽政院與院

使實勒們御史大夫圖圖爾哈雜問責以前違太后旨令伏罪即起入奏遜稱旨執二人殺之英宗將即位特們爾德方病足中書省啟祖制皇帝登極中書率百官稱賀班首惟帝所命仍命特們德爾居首既即位即奏委平章王毅右丞高昉等徵理在京倉庫所貯糧虧耗七十八萬石及諸路所貢幣帛稍紕繆者俱責償所司程督嚴急違者杖之帝幸上都特們德爾嫉留守賀巴延素不附已奏其使服迎詔為不敬下五府雜治竟殺之趙

世延時為四川平章特們德爾怒其昔嘗論已方入相

即密啟遣人逮至坐以違詔不敬令法司窮治請寘極

刑帝以事在赦前釋之特們德爾又奏世延昔與省臺

諸人謀害老臣請究其姓名帝不問久之帝覺其所譖

毀者皆先朝舊人滋不悦其所為乃任拜珠為左丞相

委以心腹特們德爾漸見疎外稱疾不出悒怏死御史

蓋繼元宋翼言其上負國恩下失民望生逃顯戮死有

餘辜命追奪官爵籍其家子巴勒丹知樞密院事尋以

贓敗索諾木嘗爲治書侍御史其後特克實弒英宗索諾木以逆黨伏誅

哈瑪爾字士康喀喇人母爲寧宗乳母哈瑪爾與其弟舒蘇早備宿衛順帝深眷寵之哈瑪爾有口才尤見親信累遷殿中侍御史舒蘇累官集賢學士哈瑪爾聲勢日盛自藩王戚里皆賂遺之後以謀害托克托出貶南安伐台入爲禮部尚書遷同知樞密院事至正初託克託爲丞相其弟頴森特穆爾爲御史大夫哈瑪爾日趨

其門會托克托去位而伯勒齊爾布哈為相與托克托有舊怨欲中傷之哈瑪爾每於帝前力加調護以故得免未幾伯勒齊爾布哈罷特命太平為左丞相韓嘉訥為御史大夫初太平韓嘉訥及中書左丞圖們岱爾與德勒濟爾布哈等十人結為兄弟情好甚密至是共謀黜哈瑪爾諷監察御史沃呼海壽劾其罪惡按兩浙寓賢録云沃呼海壽字允常河南人徙家山陰拜監察御史命下之日慨然曰吾張綱埋輪而先擊當道之豺狼知所重也臺諫許風聞言事況目擊乎遂疏哈瑪爾罪對仗彈之官至浙東廉訪使其小罪則受宣讓王

等馳馬諸物其大者則設帳御幄後無君臣禮又時以提調寧徽寺為名出入託果斯皇后宮闈犯分之罪尤大托果斯皇后帝庶母也哈瑪爾知御史有言先已於帝前析其非罪事皆太平韓家納所擿拾及嘉訥以御史所言奏帝大怒斥弗納明日章再上帝不得已僅奪哈瑪爾舒蘇官居之草地而出沃呼海壽為陝西廉訪副使於是太平罷為翰林學士承旨嘉納出為江浙平章有頃托果斯皇后泣訴帝以御史所劾哈瑪爾事為侵

已帝益怒詔奪海壽官屏歸田里已而托克托復入相額森特穆爾復為御史大夫遂謫太平居陜西誣韓嘉訥以贓罪杖流尼嚕罕以死伯勒齊爾布哈既罷猶謫居般陽出圖們岱爾為四川右丞亦誣以罪追至中道殺之已而哈瑪爾復見召用托克托兄弟尤德之十二年哈瑪爾拜中書添設右丞明年正除右丞時托克托方信任汝中柏由郎中升參議中書省事自平章以下見其議事皆唯唯獨哈瑪爾性剛決與之論數不合汝中

柏力譖之乃改為宣徽院使哈瑪爾由是深衘托克托
初哈瑪爾嘗陰進西天僧以運氣術媚帝帝習為之號
延徹爾法哈瑪爾之妹壻集賢學士圖嚕特穆爾故有
寵與鲁達實巴朗等十人俱號伊納克圖嚕特穆爾性
姦狡帝尤愛之亦薦西蕃僧且琳沁於帝其僧善秘密
法亦名雙修法曰延徹爾曰秘密皆房中術也帝乃詔
以西天僧為司徒西蕃僧為大元國師其徒皆取
良家女三四人奉之謂之供養於是帝日從事於其

法廣取女婦惟淫戲是樂又選采女為十六天魔舞按少室山房筆叢云天魔舞唐時樂王建宫詞云十六天魔舞袖長不始元末也謹識 巴朗者帝諸弟也與其所謂伊納克者每在帝前相與褻狎甚至男女裸處號所處室曰色濟克烏格依君臣宣淫而羣僧出入禁中無所禁止醜聲穢行著聞于外雖市井亦惡聞之皇太子年日以長尤深疾圖嚕特穆爾等所為欲去之未能也十四年秋托克托出師高郵哈瑪爾柬間復入中書平章政事方托克托之將行也以汝中柏為治

書侍御史俾輔額森特穆爾汝中柏眾言哈瑪爾必當屏斥不然必為後患額森特穆爾不從哈瑪爾知終不自保因訴於皇后奇氏曰皇太子既立而册寶及郊廟之禮不行者托克托兄弟之意也皇后頗信之哈瑪爾復與旺嘉努之子僧格實哩額森特穆爾之客明埒明古譖諸皇太子會額森特穆爾移疾家居於是監察御史袁賽音布哈等即希旨奏劾額森特穆爾兄弟罪惡章凡三上帝始允詔收御史臺印令額森特穆爾出都

門聽旨遂以汪嘉努為御史大夫尋降詔數托克托
老師費財之罪即軍中奪其兵柄安置淮安既而托克
托額森特穆爾皆貶逐以死十五年四月以舒蘇為
御史大夫五月哈瑪爾拜左丞相明年二月哈瑪爾以
前所進蕃僧為恥告其父圖嚕曰我兄弟位居宰輔宜導
人主以正今圖嚕特穆爾專媚上以淫褻天下士大夫
必譏笑將何面目見人我將除之且帝日趨於昏暗何
以治天下今皇太子年長聰明過人不若立以為帝而

奉上為太上皇其妹聞之歸告其夫圖嚕特穆爾度將不利於已即以告帝帝大驚銳意誅去之明日傳旨令毋入朝御史大夫吹斯戩因歷數其罪狀帝曰彼兄弟雖有罪然侍朕久與朕弟同乳可姑緩其罰令出征自効已而右丞相鼎珠平章僧格實哩復執奏不已遂詔安置哈瑪爾於惠州舒蘇於肇州比行俱杖死初額森特穆爾就貶籍其家以賜哈瑪爾及是籍哈瑪爾家而所得庫藏封識尚未嘗啟見者快之

吹斯戬奇味氏額森布哈之孫琳沁之子也泰定初襲長宿衛平有才望文宗時除内八府宰相順帝元統初出為福建宣慰使重紀至元三年拜浙江行省參政時國用所倚海運為重是歲吹斯戬被命督其役所漕米三百餘萬石悉達京師無耗折者至正四年拜中書右丞十二年以中書平章從丞相托克托平徐州有功十四年奉命率師討賊淮南身先士卒面中流矢不為動十六年四月遂拜中書左丞相明年三月按宰相表作五月進右丞

相十八年加太保是時天下多故而帝方溺於娛樂不恤政務吹斯戩居相位久無所匡救且公受賄賂貪聲著聞監察御史揚珠布哈劾其任用私人都呼及妾弟崔諤勒哲特穆爾印造偽鈔事將敗令都呼自殺以滅口吹斯戩懼自請解機務詔止收其印綬既而御史達爾瑪實哩王綦復劾其姦貪誤國帝終不問會遼陽賊勢張甚起為遼陽行省左丞相未行復拜中書右丞相時帝益厭政官者保布哈秉間用事為姦利吹斯戩因與

結構相表裏四方警報及將臣功狀皆壅不上聞博囉特穆爾庫庫特穆爾各擁強兵以權勢相軋釁隙遂成吹斯戩與保布哈黨庫庫而誣博囉以罪詔削博囉官爵且命庫庫以兵討之宗王布延特穆爾知院圖沁特穆爾等皆稱兵與博囉合表言其無罪於是帝始降詔畀吹斯戩于嶺北保布哈于甘州詔書雖下二人潛留京師及博囉舉兵犯闕以必得吹斯戩保布哈為辭帝不得已縛二人畀之遂皆為博囉所殺已而監察御史

復奏言吹斯戩矯殺丞相太平盜用鈔版私家草詔當
獄賣官鬻爵耗庫藏居廟堂前後十數年使天下八省之
地悉致淪陷乃誤國之姦臣詔剖棺戮尸竄其子宣徽
使觀音努於遠方

欽定續通志卷六百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六百二十至二十三

侍講學士臣羅國俊覆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續通志卷六百二十

叛臣傳

臣等謹案叛臣傳仿自新唐書宋以後各史因之取諸背畔之臣彙而列之各著其禍變之由覆敗之蹟較之舊史體例尤為嚴密五代史統歸列傳茲案事實補編遼史無叛臣傳而於姦逆二門所載已詳茲不更為析置焉

唐一

僕固懷恩　周智光　梁崇義

李懷光　陳少游　李錡

僕固懷恩鐵勒部人貞觀二十年鐵勒九姓大首領率衆降分置瀚海燕然金微幽陵等九都督府别為蕃州以僕骨歌濫拔延為右武衛大將軍金微都督訛為僕固氏生乙李啜乙李啜生懷恩世襲都督懷恩善戰曉識戎情部分謹嚴安禄山反為左武鋒使從朔方節度郭子

儀討賊雲中破之敗薛忠義於背度山殺七千騎禽忠
義子下馬邑進會李光弼戰常山趙郡沙河嘉山走史
思明肅宗即位與子儀赴靈武時同羅部落叛禄山北
掠朔方子儀率懷恩迎擊懷恩子玢戰敗降虜已而自
拔歸懷恩怒叱斬之將士股栗皆殊死戰遂破同羅收
器械駝馬甚衆帝又詔與燉煌王承寀使回紇請師回
紇聽命至德二載從子儀下馮翊河東走賊將崔乾祐
襲潼關破之賊將安守忠李歸仁苦戰二日官軍敗績

懷恩至渭水無舟抱馬鬣以逸收散卒還河東子儀赴鳳翔李歸仁以勁兵邀戰於三原子儀使懷恩與王升陳回光渾釋之李國貞五將軍伏白渠下賊至遇伏敗而走又戰清渠不利引還時回紇使葉護帝得以四千騎濟師南靈大食等兵亦踵至帝乃詔廣平王為元帥子儀為副使懷恩統回紇兵從王戰香積寺北賊以一軍伏營左懷恩馳掩之殲斬無遺賊氣沮既合戰以回紇夾攻戰酣脫甲援矛直擣賊陣衆驚靡會李嗣業亦

鏖鬬賊遂大潰日暮懷恩見王曰賊必棄城走願假二百騎縛安守忠李歸仁等致麾下王不從又固請通夕四五反遲明諜至守忠等果遁去又從王破賊於新店以復兩京有殊功詔加開府儀同三司鴻臚卿封豐國公賜封二百戶從郭子儀破安太清下懷衛二州攻相州戰愁思岡常為先鋒勇冠軍中乾元二年拜朔方行營節度使進封太寧郡王懷恩為人剛決犯上始居偏裨意有不合雖主將必折詬其麾下皆蕃漢勁卒恃功

多不法子儀政寛能優容之及李光弼代子儀懐恩又副之從光弼守河陽攻懐州降安太清皆摧鋒陷陣其子瑒亦善鬬以儀同三司將兵每深入賊憚其勇光弼持法嚴少假貸初會軍汜水朔方將張用濟後至斬纛下懐恩心憚光弼自用濟誅常邑邑不樂及光弼與史思明戰邙山不用令以覆官軍帝思其功召入為工部尚書寵以殊禮代宗立拜隴右節度使未行改朔方行營節度以副子儀初肅宗以寧國公主下嫁毗伽闕可

汗又為少子請昏故以懐恩女妻之少子立號登里可汗而懐恩女為可敦寶應元年帝召兵於回紇而登里可汗已為史朝義所誘引衆犯邊闗中大震帝遣殿中監藥子昂舊書作樂子昂勞之可汗因請見懐恩及其母有詔報可懐恩避嫌不往帝賜鐵券手詔固遣乃行與可汗會太原可汗大悦遂請和助討朝義即引兵屯陜州待師期於是雍王以元帥為中軍拜懐恩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之副時諸節度皆以兵會次黄水賊堅壁自固

懷恩陣西原多張旗旛使突騎與回紇稍南出繚賊左舉旗為應破賊壁死者數萬朝義擁精騎十萬來援短兵接殺獲相當魚朝恩令射生五百攢矢注射賊多死而陣堅不可犯馬璘怒單騎援旗直進奪兩盾賊辟易大軍乘以入衆囂不止朝義敗斬首萬六千級禽四千餘人降者三萬轉戰石榴園老君廟賊再敗自相犇蹂死朝義輕騎走懷恩進收東都河陽封府庫無所私釋賊所署許叔冀王伷等衆皆按堵留回紇屯河陽使瑒

及北廷兵馬將高輔成以萬騎逐北懐恩常壓賊而次至鄭州再戰再捷賊帥張獻誠以汴州降下滑州朝義至衛州與其黨田承嗣李進超李逹盧舊書作李盧逹合有衆四萬據河以戰瑒濟師登岸薄之賊黨奔潰進次昌樂朝義逸偽帥逹盧降薛嵩李寳臣舉相衛深定等九州獻欵朝義至貝州得其黨薛忠義引衆三萬拒瑒於臨清賊鋭甚瑒令高彦崇渾日進李光逸設三伏以待賊半渡伏發擊之朝義走會回紇以輕騎至瑒卷甲馳之

大戰於下博賊背水而陣官軍衝擊賊大奔積尸蔽流而下朝義退守莫州於是都知兵馬使薛兼訓郝廷玉兖鄆節度使辛雲京會師城下朝義與田承嗣數挑戰不勝朝義懼率殘衆奔幽州官軍追躡朝義走平州自經死田承嗣等皆降河北平懷恩與諸將罷兵以功遷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令河北副元帥朔方節度使加封户四百懷恩自見功高且賊平則勢輕不能固寵乃請悉裂河北地分大鎮以授薛嵩等潛結其心為助而嵩

等卒據以為患云未幾加太子少師增戶五百第一區
與一子五品官詔護回紇歸國道太原辛雲京以懷恩
與回紇親疑其召戎且懼可汗見襲閉關不敢犒軍懷
恩既父子新立功而為雲京所拒大怒表上其狀頓軍
汾州會監軍駱奉先使於雲京雲京厚結其歡因言懷
恩與可汗約反狀甚明奉先還過懷恩懷恩以次日端
午欲留之奉先固辭懷恩即遣左右匿其馬奉先疑圖
己乘夜遁歸懷恩驚追與其馬奉先還具奉懷恩反狀

懷恩亦請誅雲京奉先詔兩解之廣德初進拜太保與一子三品一子四品官增封戶五百瑒與一子五品官封戶百仍賜鐵券以名藏太廟畫象凌烟閣又以瑒檢校兵部尚書朔方行營節度使然懷恩怏怏又性彊戾遭讒無以自解乃上書自陳其功伐詞甚慢很帝一不為慊且欲其悔過故推心待之詔宰相裴遵慶使汾州諭旨因察其去就遵慶至懷恩抱其足泣且訴遵慶因道帝意不疑勸令入朝懷恩許諾副將范志誠諫以為

嫌隙成矣柰何入不測之朝獨不見來瑱李光弼乎二

臣功高不賞瑱已及誅懐恩乃止欲使一子入宿衛志

誠固止御史大夫王翊使回紇還懐恩慮洩其交通狀

因留不遣即使瑒攻雲京雲京敗進攻榆次尚書右丞

顔真卿言於帝曰懐恩將士皆郭子儀舊部曲陛下若

以子儀代之喻以逆順必相率而歸從之子儀至河中

瑒攻榆次未抜其偏將焦暉白玉等斬其首獻闕下懐

恩聞之以告母母曰我戒汝勿反今衆變禍且及我柰

何懷恩再拜出母提刀逐之曰吾為國殺此賊取其心以謝軍中懷恩走乃與部曲三百北渡河走靈武稍稍引亡命餘衆聞子儀至東甲來歸者數萬帝念懷恩舊勳不加罪詔輦其母歸京師厚邮之以壽終謹按通鑑輯覽

御批僕固懷恩之反雖駱奉先辛雲京激成然皆由代宗不從顏真卿李抱真之言用郭子儀為鎮撫以致扳猖若此及乎懷恩拒命逆子伏誅乃云信不及人勳臣頗越益形昏憒可笑耳

又下詔拜懷恩太保兼中書令太寧郡王罷餘官懷恩怙惡不能改逆誘吐蕃十萬入塞豐州守將戰死進掠涇邠祭來瑱暮渡涇

水邠寧節度使白孝德禦之覆其陣懷恩入侵奉天子儀拒退之永泰元年帝集天下兵防秋懷恩誘合諸蕃號二十萬入寇吐蕃自北道逼醴泉以掠奉天任敷鄭廷郝德自東道寇奉先以寇同州羌渾奴剌自西道略盩厔趨鳳翔京師震駭詔子儀屯涇陽渾日進白元光屯奉天李光進屯雲陽馬璘郝廷玉屯便橋董秦屯東渭橋駱奉先李日越屯盩厔李抱玉屯鳳翔周智光屯同州杜冕屯坊州帝御六軍屯苑中下詔親征懷恩至

嗚沙縣病甚還死靈武部曲焚其尸以葬部將張韶徐璜王王不能定其軍皆前死范志誠統衆寇涇陽時諸屯堅壁賊不得進吐蕃既持久又與回紇爭長更相疑莫敢先進因焚廬舍驅男女數萬去周智光邀戰澄城破之收馬牛軍資萬計回紇乃詣子儀降請擊吐蕃自效子儀分兵隨之破吐蕃於涇州任敷敗走羌渾詣李抱玉王降始懷恩立功門内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及拒命士不弛甲凡三年帝隱忍數下詔未嘗聲其反及死為之

惻然曰懷恩不反為左右所誤耳俄而從子名臣以千騎降大歴四年册懷恩幼女為崇徽公主嫁回紇云謹按通鑑輯覽

御批懷恩反叛即引回紇入寇為助固惟其功乃養逆女為公主仍嫁回紇代宗之措施如此安望其能恢復而唐室不日以陵夷馴至于亡宜哉

周智光少賤失其先系以騎射從軍為裨將魚朝恩鎮陝州與相昵數稱薦之累遷同華二州節度使永泰元年破吐蕃回紇黨項羌渾奴剌等衆於澄城逐北至鄜

州素仇杜晃時晃屯坊州家在鄜智光入殺刺史張麟
坑晃家屬八十人火民舍三千而去朝廷召懼不赴更
詔晃使梁州避雠冀其來偃然不聽命聚不逞數萬恣
剽掠殺陝州監軍張志斌及前虢州刺史龐充初志斌
自陝入秦智光慢不為禮志斌責之怒曰僕固懷恩豈
反者邪皆鼠輩弄威福趣之禍也我本不反今為汝反
遂叱斬志斌時崔圓自淮南納方物百萬智光强留其
半又刼諸節鎮貢奉物及轉運米二萬士沿調當西者

懼何詰間道走同州智光遣部將邀捕斬之代宗未暴其罪命中使余元仙持詔拜尚書左僕射智光恚曰吾有大功上不與平章事因言諸子皆萬人敵挾天子令諸侯非智光誰可即歴詆大臣元仙震汗徐遺百縑遣之大歴二年詔郭子儀密圖之子儀得詔聲言討之未行其衆大携部將李漢惠自同州降子儀乃貶智光澧州刺史貸將吏不問尋為帳下斬首并斬子元耀元幹來獻詔梟首皇城南街判官邵賁别將蔣羅漢並伏誅

梁崇義京兆長安人以槩量業於市有膂力後為羽林
射生事來瑱沈黙寡言累遷為偏裨瑱自襄陽朝京師
分諸將戍福昌南陽瑱誅戍者潰崇義自南陽勒衆還
襄州與李昭薛南陽相讓為長衆推崇義遂總其軍殺
昭及南陽以脅衆心代宗即拜節度使奄有襄漢七州
地帶甲二萬與田承嗣李正已薛嵩李寳臣相輔車根
牙槃結獨以地褊兵少於是明法令折節遇士以自振
所親數諷入朝答曰來公有大功遭讒見族吾釁盈矣

若何見上建中元年李希烈請討之崇義懼整飭軍旅
男子郭昔上變德宗欲示以信流昔遠方詔金部員外
郎李舟諭旨初劉文喜之難舟奉詔入涇州俄帳下斬
文喜四方傳舟能覆軍殺將反側者皆惡之舟至勸崇
義入朝崇義不悅明年遣使慰撫諸道舟復如崇義所
遂不內請易它使由是益不安朝廷欲示以不疑乃加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妻及子悉封賞賜鐵券擢其將藺
杲為鄧州刺史遣御史張著以手詔召崇義崇義使卒

持滿以待不受命帝命李希烈率兵進討崇義先攻江陵欲通黔嶺敗於四望而還屠臨漢屯兵千餘希烈怒引兵循漢而上破其將翟崇暉舊書作翟暉杜少誠於蠻水至涑口又大敗之二將降希烈使部本兵循襄陽安撫百姓崇義閉壁守者斬關出不可止乃與妻赴井死傳首京師希烈誅其親族及軍從臨漢役者二千人悉斬之

李懷光渤海靺鞨人本姓茹父常從幽州為朔方部將

以戰多賜姓李更名家慶懷光在軍積勞至開府儀同三司為都虞候勇鷙敢誅殺雖親屬無所貸節度使郭子儀委任之母喪起邠寧慶都將德宗立罷子儀副元帥以所部兵分諸將故懷光檢校刑部尚書為邠寧慶晉絳慈隰等州節度使引衆城長武據原首臨涇水以扼吐蕃自是不敢南侵建中初楊炎欲城原州使懷光兼帥涇原原州宿將史抗温儒雅等故子儀麾下嘗在懷光右及處其下意鬱鬱懷光因罪誅之涇軍悚畏劉

文喜者因衆懼遂叛詔與朱泚討平之加檢校太子少師明年徙朔方節度使實封户四百仍領邠寧時馬燧李抱真討田悅未克而朱滔王武俊皆反連兵救悅詔懷光以朔方兵萬五千并力懷光至魏未陣與朱滔等戰連篋山舊書作愜山為賊所敗悅因決水灌軍燧等退屯魏縣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益户二百與滔等相持不戰帝狩奉天懷光率所部奔命方雨淖奮厲軍士倍道進自蒲津絶河敗泚軍於醴泉將抵奉天先遣張韶

以蠟韜表隨賊攻城逾塹呼城上人曰我朔方使也縋而上比登身被數十矢時帝被圍急聞之喜即持詔大號城上入心乃安又敗賊於魯店泚解圍去進加副元帥中書令懷光為人疏而愎誦言欲見帝請誅宰相盧杞懼即說帝令懷光席勝滅賊帝不得其情因敕懷光無朝督諸將進討懷光自以徑千里赴難為姦臣限隔不得朝頗恚恨屯咸陽數暴杞等罪帝為貶杞與趙贊白志貞又劾奏中人翟文秀亦殺之以慰懷光然益自

疑堅壁八旬不出屢詔使進軍以伺釁為解陰連朱泚
初崔漢衡使吐蕃求助兵蕃相尚結贊曰吾法進軍以
本兵大臣為信今制書不署懷光未敢前帝乃命翰林
學士陸贄詣懷光議事懷光執言不可者三卒不肯署
又嫚罵贄曰爾何能興元元年詔加太尉賜鐵券懷光
赫然怒曰凡疑人臣反則賜券今授懷光是使反也抵
於地時部將韓游瓌將兵衛奉天懷光約令為變游瓌
以聞數日又密書趣之門者捕送又遣將趙升鸞諜於

奉天升鸞告渾瑊曰懷光遣達奚承俊火乾陵使我為
內應以脅乘輿瑊白發其姦請帝决幸梁州帝自西門
出詔戴休顏守奉天時李晟已移軍渭橋懷光乃奪李
建徽楊惠元等軍屯好畤然其下稍稍攜貳泚初憚之
至是欲𨔛臣懷光懷光怒告絶益不自安乃引兵掠涇
陽三原富平𨔛如河中留張昕守咸陽而孟涉段威勇
擁兵降李晟韓游瓌殺昕以邠州歸詔以懷光為太子
太保許其麾下擇功高者一人統其兵不奉詔懷光至

河中取同絳二州按兵觀望李晟收京師遣給事中孔巢父中人啖守盈召之皆為懷光帳下所害於是繕兵嚴守帝乃遣渾瑊討之瑊破同州屯軍不得進數為懷光所衂帝以河東節度使馬燧威名素著乃拜副元帥與瑊及鎮國駱元光邠寧韓游瓌鄜坊唐朝臣會兵進討燧拔絳州諸軍遂圍河中貞元元年朔方部將牛名俊斬懷光傳首以獻帝念其功詔許一子嗣賜莊第各一區聽以禮葬妻王徙澧州初懷光死其子璀盡殺其

弟乃死故懷光無後五年詔以外孫燕為後賜姓李名
曰承緒
陳少游博州博平人幼習老子莊周書為崇玄館學生諸儒推引講經援據淹該問窮而對有餘大學士陳希烈賞之擢第補南平令治有聲累遷侍御史回紇糧料使加檢校職方員外郎僕固懷恩表署河北副元帥判官遷晉鄭二州刺史少游長權變以幹濟稱而賄謝權幸以是數遷李抱玉表澤潞副使為陳鄭留後永泰中

復奏為隴右行軍司馬擢桂管觀察使少游規徙近鎮時宦官董秀掌樞密用事少游乃宿其里候歸沐入謁厚賄之秀大喜時少游已納賂元載子仲武於是内外交薦改宣歙池觀察使大歴五年徙浙東封潁川縣子遷淮南節度使喜謏數行小惠羣吏任職三總大藩皆天下富饒處以是斂求貿易無虚日積財寳巨萬初賂元載歲無慮十萬緍又事宦官駱奉先劉清潭吳承倩及秀故能久其任後載以過見疑少游即疏之載子伯

和諝揚州少游陽與善而陰奏其罪代宗以為忠李納拒命少游出師收徐海等州俄棄之退屯盱眙累進檢校尚書左僕射賜封户三百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宰相關播盧杞與少游有雅故故驟兼台司德宗幸奉天度支汴東兩稅使包佶寓揚州所儲財賦八百萬緡將輸京師少游意朱泚勢盛不遽平欲脅取其財使判官崔頏就佶索文簿貸二百萬緡佶以非敕命拒之頏大怒去佶謁少游欲諫止不得於是財用悉為少游所

掠信奔白沙少游又遣判官房孺復召之信驚走渡江伏妻子棄櫝中以免信有禦過兵三千令高越元甫將馬少游奪之能隨信者至上元復為韓滉所留信但領諸史如江鄂等州以表內蠟丸以聞會少游使至帝詰其事辭以不知時禍難煽結帝未能制乃曰少游國之守臣取信財以防它盜庸何傷少游聞之果自安不疑李希烈陷汴聲言襲江淮少游懼遣叅謀温述送款又使巡官趙詵如鄆州厚結李納希烈僭號遣將楊豐齎

僞赦令送少游壽州刺史張建封邏得之斬豐以僞赦
送行在會信入朝具言少游脅財賦狀少游懼上表言
所取以贍軍興請償之而州府破殘不能償乃與腹心
吏設法重税民皆苦之劉洽取汴州得希烈僞起居注
書某月日陳少游上表歸順少游聞羞悸發病死
李錡淄川王孝同五世孫以父國貞蔭調鳳翔府參軍
貞元中累遷中正少卿歷杭湖二州刺史李齊運用事
錡以賂結其歡居三歲遷潤州刺史浙西觀察諸道鹽

鐵轉運使多積奇寶歲時奉獻德宗寵之錡恃恩驁橫得專榷酒漕運多乾没國計日耗浙西布衣崔善貞上書闕下暴其罪帝械以賜錡錡坑殺之乃益募兵選善射者為一屯號挽硬隨身以胡奚雜類虬須者為一將號蕃落健兒皆錡腹心養為假子稟給十倍故樂為用帝於是復鎮海軍以錡為節度使罷領鹽鐵轉運錡喜得節暴倨日甚屬吏多不以罪死又逼汙良家寮佐力諫不能得遽適去憲宗即位方鎮稍稍入朝錡不自安

亦請覲有詔拜尚書左僕射以御史大夫李元素代之中使馳驛勞問兼撫慰其軍錡署判官王澹為留後錡無入朝意稱疾遷延不行澹及中使數趣之錡不悅乘澹視事有所變更者諷親兵圖澹以給冬服日澹與中使入謁衆持刃殺澹食之監軍使遣牙將趙琦慰諭又臠食之以兵注中使頸錡陽驚解救囚之別館蕃落兵薛頡主之挽硬兵李鈞主之又以公孫玠韓運分總餘軍室五劍授管内鎮將令殺五州刺史屬别將庾伯良

兵三千築石頭城謀據江左常州刺史顏防用其客李
雲謀矯詔稱招討副使殺鎮將李深傳檄蘇湖杭睦四
州同討錡湖州辛祕亦殺鎮將趙惟忠而蘇州李素為
鎮將姚志安所執獻於錡錡敗而免憲宗以淮南節度
使王鍔為諸道行營兵馬招討處置使中官薛尚衍為
都監招討宣慰使發宣武武寧武昌淮南宣歙江西浙
東兵自宣杭信三州進討時錡以宣州富饒遣兵馬使
張子良李奉仙田少卿領兵三千分下宣歙池錡甥裴

行立雖預謀而欲效順故相約還兵執錡子良等諭軍中曰僕射反矣精兵四面皆至勢蹙且敗吾輩當轉禍希福部衆大悦遂回戈趣城行立舉火內外合譟行立攻牙門李鈞引兵出鬬行立兵貫出其中斬鈞傳首城下錡聞之舉族慟哭子良以監軍命曉諭城中且呼錡東身還朝左右以幕縋錡而出之送至京師與子師回並腰斬於城西南擢子良檢校工部尚書左金吾將軍封南陽郡王賜名奉國田少卿檢校左散騎常侍左羽

林將軍代國公李奉仙檢校右常侍右羽林將軍邠國公裴行立泌州刺史贈王潽給事中趙琦和州刺史崔善貞睦州司馬削鏑屬籍從弟宋州刺史銛通事舍人銑從子師偃流嶺南

欽定續通志卷六百二十